



王仲犛著作集

隋唐五代史

上

中華書局

仲犛著作集



隋唐五代史

上

王仲犛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唐五代史/王仲犛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07.11
(王仲犛著作集)
ISBN 978-7-101-05575-7

I. 隋… II. 王… III. ①中國-古代史-研究-隋唐時代②中國-古代史-研究-五代十國時期 IV.
K24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4126 號

· 王仲犛著作集

隋唐五代史

(全二冊)

王仲犛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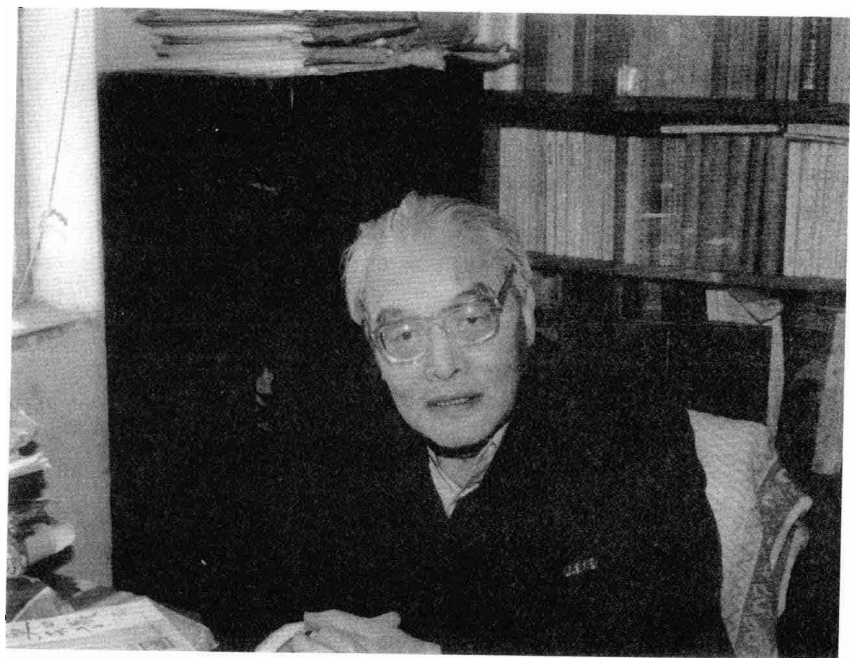
*

850 × 1168 毫米 1/32 · 46 1/4 印張 · 4 插頁 · 1065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96.00 元

ISBN 978-7-101-05575-7



作者像

前記

感謝中華書局的諸位先生，能够給我這個機會來向讀者介紹這套著作集的作者王仲犛先生。這套著作集裏的大部分書的第一版是在二十七年，一九八〇年的十二月。這些書最初的寫作是始於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後幾經修改加工，终于在文革以後的那個燦爛的春天裏得以出版。全集裏的這部《西崑酬唱集注》對於王仲犛先生而言，確有着特殊的意義：這是他的第一部專著，也是他惟一一部關於文學方面的專著，而從這以後，他便開始將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歷史方面去了。從王仲犛先生衆多的專著，如《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崑華山館叢稿》、《金泥玉屑叢考》、《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崑華山館叢稿續編》等等，我們可以看出王仲犛像每一個史學家做的那樣，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情。歷史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既無所謂對，也無所謂錯，把它再現出來少加評價吧。而通過這套著作集，我們却可以看見王仲犛先生的另一面：七十年前那個開始寫作這本書的二十歲青年，是怎樣讓自己靈魂在中國最燦爛的文化裏翱翔。那時的他在上海，踱步在他少年時走過的石板路上，透過十里洋場紛繁的慾望，看着家門前的松柏青翠依舊，初經人世的他

感喟着生命的無常，是否也像當年的蘇軾一樣考慮過鴻飛那復計東西的人生意義呢？

王仲犛先生生於一九一三年。早年師承於章太炎先生，後在三十年代末期就職於當時的中央大學講授國文。四十年代中期由於人事傾軋，離開中大赴青島任山東大學教授。說起由於人事原因而離開中大似乎與他的為人頗不相符，他在生活中屬於那種為人笑容可掬而又不失頭腦的讀書人，讀書人微笑裏含着的睿智與超脫往往是很動人的，尤其是當這種微笑面對着人事的磨難與困苦的時候。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青島的山大，海邊的天空很藍，岸邊緊靠海水浴場的魚山路常常有馬車走過的踢踢聲，這聲音和隱約的海浪聲交織在一起，會把陽光裏的寧靜襯托得很美。從海洋深處傳來的清馨會從窗臺上一直流到你的心裏去，從這裏，沿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陽光，你不僅可以感受到遙遠天邊透着深藍色的內涵，更可以讓你跨越時空去考慮在這顆渺小如塵埃的地球上所發生的歷史。在這期間他開始整理《西崑酬唱集注》，北周的六典與地理及動筆寫魏晉隋唐的斷代史。

啓蒙老師任堇先生於書法的教誨此時像刀刻一樣明晰：「學書從篆隸入手，無他道也，取其一直一橫而已。取篆之一直，取隸之一橫，直不撓曲，橫不欹斜。思之思之。」這些話成爲王仲犛作史的主要原則。「歷史是自己譜寫的」。王仲犛在後來曾這樣說過，歷史不是史家隨意做出來的，如果在歷史上加油加醬，其結果就會出「史」界，這樣的「歷史」就不能成爲「史」。在斷代史的寫作中，在當時的情形下寫作往往變得很艱難，最讓他感到愉悅的是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文化與佛教。而後

者是由外邦傳入中國後融合入中華文化，實際上已成爲我們這個一心向善民族傳統思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關於文化方面，他最喜歡的詩人是李商隱，李商隱的詩如人，空明而圓潤，在歷史繁雜的囂聲裏，曲高和寡的李商隱顯得明麗而又大器，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能創造出一個非常完美的世界。而這個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個時代的黑暗襯托下，誠如雨天裏的布穀鳥，近處聽着，它的叫聲沒有別的鳥兒響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國秋雨的煙濛中傳得很遠。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這樣的輕鬆。在我們的歷史中，有着太多的遺憾與殘酷，在這裏，王仲荦先生作爲一個史學家當然無法回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這些專著的寫作，的確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以回避的場所。

作爲一個浸潤於我們祖國傳統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儻與瀟灑來面對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過五十年代末後，被借調入北京標點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幾年的時間裏他獨自生活在北京，對這段生活筆者也無從瞭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詩句「十年踏破萬街塵，老至愁經客子春」能夠說明他的情況，而這的確意味着他能避開「文革」衝擊的喧囂，讓他在工作之餘，在這份難得的平靜裏得以整理自己的舊著。作爲近代的史學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豐碩是不多見的，這要得益於這段平靜。

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長逝在他自己的書房裏。而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從這套著作集的字裏行間，去尋找作者靈魂的痕跡，那些非常美麗的痕跡。

收入《王仲犖著作集》的各書，原係不同出版社出版，此次對所有原書《前言》均予以保留，未加刪削，以資參考。

《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及《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三書，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許可據其原版重印，對他們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〇七年六月鄭宜秀於濟南山東大學崑華山館

序 言

五十年代，我在山東大學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當時，把唐史切成兩段，兩稅法實施以前是一個階段、兩稅法實施以後又是一個階段。我在講稿的基礎上，撰寫成一部敘述魏晉南北朝至唐前期歷史的書稿，分爲上下兩冊，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上冊，下冊稿子已定稿，還沒有付排，「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出版社怕原稿散失，趕緊歸還給我。十年大動亂中，我是一個幸存者。一九七二年，我被調往北京中華書局點校《宋書》和《南史》，晚上有暇，就整理舊作，拙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都是在這幾年中最後定稿的。只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始終藏之高閣，塵封篋笥，一擱十年。

我在十年動亂中，雖然沒有動過這部稿子，但是每值炎暑披襟北窗，嚴冬烤火取暖，未嘗不想到一旦河清有日，應該怎樣來改寫這部書。這時已經有了分成《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來寫的打算。一九七七年，氛浸既消，天日重朗，上海人民出版社來信同我聯繫，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們，他們表示同意，支持我這樣做。

拙著《魏晉南北朝史》既出書，我就埋頭寫《隋唐五代史》了，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這部《隋唐五代史》總算寫成了。寫這兩部書整整花費十多年時間，「十年精力，瘁此兩書」，這樣說並不是過甚。

其辭。

一部《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分爲《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譬如《魏晉南北朝史》在敘述部曲、奴婢量刑的不同方面時，引用了《唐律》，這部《隋唐五代史》又不得不詳細介紹《唐律》中所反映的階級構成狀況，這樣，就不免造成重複的情況。好在重複的僅只千把字左右，而這對我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有決定意義，所以只得重複一下了，這是首先要交代的事情。

除了《唐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性質以外，從魏晉到隋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姓氏譜錄的研究。我在這裏介紹了《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和唐德宗時期修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兩件敦煌文書，關於這兩件文書，我另有考釋，這裏不詳細講了，這裏只是抄錄原件，使研究唐代歷史的同志知道氏族志的內容，它包括哪一些名門望族，它的發展變化又是怎樣？這是構成統治階級上層的具體內容，我們有必要加以瞭解，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隋唐的政府組織，書中也作了系統的敘述。自魏晉至隋唐三省制的形成，唐中葉學士院翰林學士的出現，唐德宗以後宦官左右神策軍中尉和兩樞密使的權力加強，以及宦官誅滅之後，樞密使改由文臣擔任，宋代兩府制度實際在五代已經形成，對於這些也再三加以注意。

隋唐的進士制度，一直沿襲到後代。進士及第人數，唐中葉以後控制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間，這是值得注意的，人數太多了，官吏泛濫成災；太少了，人材不容易網羅。宋明以後，進士的錄取名額不斷增加，這大概也是符合需求的原則的，中國古代的文官制度，有許多弊端，也有許多可以供後世借鑑的地方。

北魏開始實施均田制，西魏開始實施府兵制，到了隋代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成爲隋唐王朝強盛的支柱。這兩種制度，只有在北朝才能出現，在南朝却没有形成，說明它不是我國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的事物，而是由於十六國之後，鮮卑族人進入中原，把他們先封建的村社殘餘形態帶進來，從而出現這種份地制度，又從份地制度上產生了府兵制度。社會經濟繼續向前發展，份地制度不能長久維持，府兵制度也必然走向兵源枯竭，武則天、唐玄宗時代，均田制、府兵制終於最後崩潰了。這是符合事物的發生、發展直到消亡的規律的。均田制的崩潰，府兵制的枯竭，給唐王朝帶來了很大難題，民戶流亡加速了，折衝府無兵可交，十六衛形同虛設，於是出現了兩税法，出現了募兵制，內重外輕的局面轉變爲外重內輕的局面，唐王朝的政權基礎開始有所變化，有所動搖。但是有些政治家和學者還留戀着過去，如陸贄、李泌、杜牧等人，他們還想恢復租庸調制，還想恢復折衝府制，還想重建十六衛，來改變募兵制度實施後形成的藩鎮割據局面。然而舊的制度一去不復回，兩税法替代租庸調制，這是一種發展，當然兩税法開始時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逐漸改善。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也是一種發展，當然募兵制改變了內重外輕的政治局面，滋長了藩鎮割據局面，發展到五代，出現了全國大分裂局面，然而到了北宋，終於全國統一了，新的禁軍制度，終於形成了。事物的發展，往往不是直線上昇的，而是螺旋式地曲折上昇的。但是應該相信，它不會逆轉，也不會長久停滯不前，它一定在上昇，不過上昇時會有些曲折罷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隋唐時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當然，隋唐比之魏晉有了一定的發展。兩税法是以錢來統計的，可是並沒有改變以粟帛交納租稅的實質。對於

唐代的經濟，我有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比之南北朝有所發展，一方面還不能過分夸大貨幣交換的作用。拙著就是按照這個尺度來寫的。

經濟會不會逆轉呢？我認爲有時候是會逆轉或停滯不前的。戰爭的破壞，政治經濟措施的不得當，往往會導致經濟的呆滯，如隋文帝討尉遲迥，破壞了幾百年以來作爲河北政治經濟中心的鄴城，滅陳，把六朝故都建康也徹底破壞了。作爲隋唐時期東南經濟中心的廣陵，經過唐末戰亂，破壞得不像樣子。唐末長安、洛陽，經過戰亂的破壞，商品經濟當然也會出現一度的停滯或逆轉。但當時中國幅員廣大，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五代之際，南方九國經濟還是在持續發展，就是北方，也在緩慢地前進。譬如大梁城，雖然也遭受過戰禍，但是經過後周、北宋兩朝的擴建，我們只要看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就可以見到大梁的繁榮景象。因此封建社會的經濟，縱使有短時期的停滯，有短時期的逆轉，然而不會長期逆轉、長期停滯。

從國內民族政策來講，唐王朝是執行得比較好的，這可能與關隴統治集團是一個胡漢聯合起來的政治集團有關。隋唐王朝不僅帝王有鮮卑族血統，就是宰相，也有不少人是鮮卑族的後裔，他們較少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他們執行的民族政策，相對地說要開明些。五代時期有三個王朝是西突厥沙陀部落所建立的，這三個王朝的統治者，無論在政策執行上，在用人問題上，都沒有歧視漢族的傾向，在這三個王朝建立之前，沙陀人已經和漢族融洽無間了，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唐代中國，除了唐王朝以外，主要地存在着三個地方民族政權：東北有渤海國，渤海亡而契丹興；西南有南詔，西藏一帶有吐蕃。這三個政權都對祖國歷史的創造作出它的貢獻。沒有南詔的文

化，今天的雲南會變成另一個樣子。沒有渤海，遼（契丹）、金（女真）社會文化，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快。當大食勢力向東推進的時候，唐王朝敗績於怛邏斯，接着安史之亂發生，無法阻遏大食的東進，就依靠英勇的吐蕃人來抵禦大食了。後來伊斯蘭國家雖然文化燦爛，但在初期，其鐵騎到達的地方，破壞是非常厲害的，全靠吐蕃人，才避免了大食鐵騎的蹂躪。此外，還有奚、契丹、室韋、東西突厥、薛延陀、回鶻、黠戛斯、葛邏祿三姓、焉耆、龜茲、于闐、疏勒西域南道諸城邦，對於中華民族大家庭都做出他們應有的貢獻，可惜受到本書篇幅的限制，加上史料缺乏，對這些部族或部落，敘述是遠遠不夠的。

唐王朝是統一富強的大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空前發展，東面和新羅、日本有着友好的往來；東南海上和東南亞國家有着和平的經濟文化聯繫；對南亞國家，有不少求法取經高僧或外交使節，翻越大山雪嶺朝聖交聘，充任和平使者；西面和大食、拂菻（東羅馬帝國）彼此不斷派遣使節，互相訪問。玄奘在五竺時，可以在天竺國王的宮廷裏看到《秦王破陣樂》；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絹帛，一直運到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當時叫君士坦丁堡）和西歐各地。在唐以前，海外各國稱中國人為漢人；自唐代起，海外各國開始稱中國人為唐人了。直到今天，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早年出國的中國人，其聚居的地方，還稱做唐人街。

秦非常強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強盛，亦二世而亡，這兩個王朝，都在農民大起義烈火中，結束了他們的統治。漢鑑於秦，一反秦政，休養生息，漢代初年便出現了最穩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為鑑，順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現了最穩定的政治局面。這不是歷史的重演，而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終結。隋煬帝這個亡國之君，不知道做了多少壞事和蠢事，縊死江都，葬身雷塘，罪有應得，本無足論。

但他修建大運河，還是順應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唐代的皇帝裏，唐太宗，早年的唐玄宗，唐宣宗，都是傑出的皇帝。武則天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以功過論，武則天過大於功，均田制在她手裏開始破壞的，府兵制在她手裏開始廢弛的，膨脹的政府機構也給唐王朝帶來不良的影響，不過武則天能大力提拔人才，這一點，不能把它抹煞掉。

唐德宗是最洩氣的一個皇帝。劉晏、楊炎、陸贄，只要始終信任其中一個人，就能把政治搞好，偏偏殺的殺，貶的貶。開始時他也想有所作爲，最後却比誰都因循苟且。神策軍也在他統治時期交給了宦官指揮。

二王、八司馬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度被作爲革新派的代表、法家的代表。在拙著裏，我還是採用傳統的說法，沒有突出他們的地位。當然，八司馬中有奇材卓犖之士，如柳宗元、劉禹錫，在思想、文學部分還是作了重點介紹。

肅、代、德、順之後，到了憲宗，唐人稱爲「元和中興」，我是同意這個提法的。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後，政局一直不穩定，到了元和時，誅劉闢，殺李錡，取蔡州，臣淄青，河北三鎮表面上也服從中央，混亂的局面才基本扭轉過來了，「揚一益二」的政治布局基本上也穩定下來了，說唐憲宗是中興之主，並不過分，可惜的是死得太早了，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唐代最後一位英主是唐宣宗。他龍潛之日，出入民間，熟知利弊，所以大中之治，時稱小貞觀。但他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教育好接班人——太子。他一死，懿宗即位，唐王朝從此走下坡路，無法挽救了。

我對於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齊丘，都沒有重點寫。李泌，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對他就評價不一，照我看，他還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時，並沒有使唐王朝不穩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觀。南唐的宋齊丘協助徐知誥取得政權，但其為人，是一個惡劣的政客，比起高季興的智囊梁震來，人品氣節，都遠遠不如，這類人物也不必多寫。

文中子王通，其人若有若無，有關他的史料矛盾百出，因此在思想部分，也不作專節介紹。

李德裕或云相業彪炳，或云剛復專權。我認爲牛僧孺阻止他取維州，從當時形勢來看，並無大過。到了大中年間，河隴終於收復，維州同時收復。李德裕平澤潞，動員了大軍，首尾五年，克復澤潞時，徇宦官意，把王涯等數家漏網的遺屬都殺了，這是卑鄙的行爲。還牽連牛僧孺諸相，斥放嶺南。又與吳湘冤獄。這種屢起大兵大獄，對人民沒有一些好處，最後遠竄南荒，咎由自取。我感到現在有些同志把他的相業講得太好了。當然李德裕也知道非接收神策軍權不可，楊欽義等宦官並沒有讓出軍權，他終於失敗了，這一點倒是值得加以稱道的。

我對漢初的賈誼，能懂得那時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痛哭流涕，上《治安策》，是非常佩服的。我對唐代的劉蕡，也是非常推重的。在唐文宗甘露事變前數年，他已經看到唐王朝的核心問題，是宦官掌握禁兵指揮權，參豫國家大政問題，劉蕡的對策，真是一針見血。而且他慷慨陳詞，不顧身家性命，真是有唐忠臣，千古英傑，這樣的傑出之士，是該當充分肯定。

黃巢起義軍轉戰中原，渡江而南，攻下廣州，不久又揮兵北上，襲破江陵。及既受阻襄樊，無法渡過漢水，於是轉而向南，東趨宣歙，又復渡江北上。及既渡淮水，遂不可復制。黃巢認爲要亡唐，必須直

擄長安，故兵不留行，直趨關中。但是起義軍一路攻城略地，却隨手放棄，攻進長安，反而陷入敵人口袋。踞居長安城內，西不過鳳翔，南不取興元，北不踰同州，不能不遭受到敵人包圍。揚、益都不在農民軍手中，農民軍大衆數十萬，糧食得不到供應，軍風紀也無法整肅，全軍團結更難維持，終致衆叛親離，黃巢最後也只能撤離長安，敗死狼虎谷了。農民軍不講戰略，沒有建立根據地，不講究軍風紀，終於導致失敗，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僖宗童昏，寵任宦官田令孜，及身而國不亡，可算僥倖。僖宗死後，宦官擁立昭宗，昭宗爲人明雋（《新唐書·昭宗本紀贊》），如果讓他承太宗、宣宗之後，尚不失爲承平之主。可是他繼承的却是僖宗遺留下來的這個爛攤子，內受制於宦官，國命操在兩神策中尉、兩內樞密使之手，外有強藩之逼，如當時王建據有三川，楊行密、錢鏐割有江淮，朱溫虎視於大梁，李克用稱雄於太原，王重榮膠固於河中，李茂貞跋扈於鳳翔，韓建近在長安肘腋之下的同華，亦桀驁難制，大勢已去，再也無法挽救唐王朝危亡的局勢了。最後，宰相崔胤之徒，借朱溫之手誅滅宦官，結果禁軍完全爲朱溫掌握。接着，遷都洛陽，昭宗中途被殺，唐王朝不久就滅亡了。

舊史因朱溫出身農民軍，後又殺唐昭宗，代唐稱帝，故揭其過惡，不遺餘力。唯獨章太炎先生認爲五代帝王中只有後梁租賦、徭役最輕，這一點確是不宜忽略的。

南唐莊宗李存勗與後梁相持河上者幾近十載，最後李嗣源偷襲鄆州得手，不久即從鄆州長驅西進，八日而破大梁，後梁遂亡。可是不到三年，莊宗很快失敗，身死銀刀都之手，從成功之速到失敗之速，是史無前例的。莊宗的最大失策是殺郭崇韜，其次是諸軍飢窘，魏博兵變，莊宗平日又吝於賞賜，

終至衆叛親離，身死國滅。這些確實是後人值得吸取的教訓。

後晉石敬瑭爲了想做皇帝，不惜臣事契丹，向契丹主自稱「兒皇帝」，並割燕雲十六州北屬，使北方失去盧龍、榆關之險。不久契丹騎兵長驅直入，俘出帝石重貴，南風不競，成爲北宋靖康之難的伏筆。石敬瑭出賣人民利益，流毒深遠，這個兒皇帝只能在歷史上永留罵名。

五代季年很像北朝季年。北朝季年出了個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加強府兵的訓練，功賞分明，東滅北齊，并禁斷佛教，致國富兵強。五代之季，出了個後周世宗柴榮，他整頓軍隊，一變驕兵墮將的拖塌之風，北敗北漢，東取淮南。北周武帝的事業，後來讓隋文帝完成了；後周世宗的事業，是宋太祖趙匡胤來完成的。十國的混亂局面，終於重歸一統。對後周世宗這個人物，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對於南方九國（北方的北漢除外），由於史料受到限制，揭露黑暗的方面多了些，有關他們安境保民，推動農業、手工業、商業方面的資料，搜羅和介紹得太少了。總的說來，徐溫、徐知誥（即李昇）、王審知、錢鏐、馬殷、劉隱、劉巖、高季興、王建、孟昶，在他們統治區域內，政局穩定的時間都比較長，到他們後裔手中，政局動盪的時間都比較短，所以五代時期，南方的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

講到文化部分，文化部分佔本書篇幅三分之一強，我看是有必要的。

從漢魏以來，經學在持續發展。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漢魏以來經學研究的總結，唐代開科取士，帖經一道，是根據《易》、《書》、《詩》、《三傳》、《三禮》、《論語》、《孝經》來命題的。到了韓愈，開始提倡《孟子》、《四書》之名創自韓愈，皮日休推波逐瀾，上書請把《孟子》昇爲經典著作，與《論語》並列。到了北宋，《四書》就成爲經典中的初級教科書，《九經》仍保持經典中的高級教科書地位，這是一個巨大